

指上的村庄

干亚群
著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2辑）

宁波出版社

指上的村庄

◎ 干亚群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指上的村庄 / 干亚群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5.12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 第2辑)

ISBN 978-7-5526-2364-2

I. ①指… II. ①干…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6817 号

■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2辑)·指上的村庄

-
- 作 者 干亚群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责任编辑 卓挺亚
责任校对 钱升升 苗梁婕
责任审读 方 妍
印 刷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75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364-2
定 价 30.00 元
-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0574-87582215

目 录

小摇车是一种乖乖的动物	1
被织老了的布	6
哑巴叔的泥哨子	10
奶奶的剪纸	15
吹鼓手	20
不会恶煞的粉塑	25
只闻声不见影的播音员	30
绣 姑	36
夯 歌	41
说书先生	47
裁缝进门	53
爆 胖	59
黑白照	64
不老的老木匠	69
胡家泥师	74
给石头脱衣	78
走相公步的铜匠	83
漆 匠	88

没有满师的曹箍桶	93
瓷碗上的镌痕	97
磨刀师傅的歌	102
弹花师傅的兰花指	106
不吭声的补鞋师傅	110
篾匠	116
乡下的老鼠也进城	121
补缸	125
补锅补的是什么	129
揭鸡佬的眼力	133
剿佬的证书	138
剃头二陈	142
最后一位赤脚医生	148
英姐姐的钩针	156
草帽	162
婆媳的针线	167
织毛衣的女人	172
撑船来扎竹椅子	178
烤皮蛋	183
带着蜜蜂追花	187
酿酒	192
穿棕绷	197
铁匠	202
后记	207

小摇车是一种乖乖的动物

博物馆的老物件展区,有一辆纺纱车,除了手柄呈现一丝光泽,木轮、踏板上都长满了细密的眼,让人疑心那是岁月留下的历史暗语。小摇车旁边是一架织布机,还有扇谷车,与它们相比,小摇车显得有些单薄。

儿子问我那是什么,我说,那是小摇车。儿子眼珠子骨碌碌一转,说:“它那么老,怎么会是‘小’摇车呢?”我一听,乐了。也对啊,它那么老,应该是“老”摇车。

可从来没有这样的称呼。

奶奶称它小摇车,母亲叫它小摇车,我也喊它小摇车。它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个称呼,从祖奶奶手里到奶奶那儿,再从奶奶的手上传到母亲这辈。

我曾经自作聪明,修改过小摇车的辈分。

我家前面有一座草房子,住着一位知青。奶奶叫他小曾。我跟着奶奶也叫小曾,被奶奶骂了,说是没规矩,要叫曾叔叔,前面还不能带“小”。于是,我叫奶奶的小摇车是“叔叔摇车”。奶奶乐得哈哈大笑,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奶奶抽烟,也不刷牙。奇怪的是,奶奶到死都没有掉过一颗牙。

晚饭过后,奶奶把椅子端到靠近门槛的地方,又从睡觉的房间里搬出

小摇车。奶奶坐到竹椅上，屁股下“吱呀”一声。奶奶把笼罩在竹椅上的暮色给压扁了。

我给奶奶捧来一只搪瓷杯，里面是泡了一天的茶。奶奶喝过一口后，捧起围裙，仔细地擦了擦手。

奶奶很有意思，常常组合两个完全不搭界的动作。比如，喝水与擦手，炒菜与洗脸。出门干活，奶奶也会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然后朝手里吐一口唾沫，小心翼翼地抹在头发上。我以为那是奶奶爱美的表现。

奶奶掸了掸围裙，她的小摇车开始嘤嘤嗡嗡。像是领唱，一会儿，隔壁张奶奶的纺车也哼起了歌。隔壁的隔壁，也有一架小摇车在转呀转。这时，屋外的光景是暮色与夜色的交叠，薄薄的灰色漫漶着村庄。我觉得，小摇车像是村庄里的狗，有一只叫了，先是附近的跟着叫，然后，像击鼓传花一样，全村的狗都响应了。

有时，我又觉得每家每户泼出来的嘤嘤嗡嗡，像一条小鱼在村庄里游来游去。张奶奶她们系着一条玄色的围裙，像捕鱼的网，把鱼拉上来，银亮亮地闪一下，又慢慢放入水里。她们纺纱时一俯一扬，像极了拉网的动作。

我坐在门槛上，学着奶奶的动作，一只手捏着，一只手摇着，嘴里配合着嘤嘤嗡嗡。我打小喜欢模仿大人的动作——母亲锄地，我扛着锄头跟过去；父亲挑担，我也挑一副空箩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在那个没有玩具的童年里，模仿成了我最好玩的趣事。有时，父亲咳嗽一声，我也会认认真真地模仿。我在模仿中得到快乐与满足。比如，我模仿奶奶纺纱，她怎么做，我也一本正经地怎么做。只是，我手里没有棉花锭，上面满是浓起来的夜色，感觉手指凉凉的。

奶奶左手向外慢慢拉长，中指、无名指紧紧靠拢，小手指微微翘起，雪白的棉花锭在食指与大拇指间，像一条躺着的蚕宝宝。奶奶的左手高过头顶后，一直顺着摇着的右手，猛然一个斩钉截铁的逆转。奶奶的身子慢慢低下去，再低下去，左手上的棉线一圈一圈压在摇车的锭子上。然后，奶奶

又开始纺出一条线，左手朝外伸展，像一朵静静绽放的花。

奶奶的这个动作在我眼里漂亮极了。像在书写一个“人”字，起，撇，捺，渗透着铁戟银钩的功力。奶奶一俯，一拉，一抬，把几个动作串连成一朵花，一朵沾着露水的南瓜花，尤其往外拉的时候，奶奶打开的手，像极了一朵笑得不知所措的花，似乎谁跟它开了一个大玩笑。

我模仿了很长时间。有点儿像模像样的时候，常在一个倒转的动作上卡住了。左手与右手都乱了序，好像左手在插队，右手在开小差。我不甘心，重新再来一遍。跟着奶奶一起左手展，右手摇。左手离开身子向外抛线，当腋下有生风的感觉时，奶奶的右手潇洒地一个倒转，我右手赶紧来个紧急刹车。奶奶俯下身子，洁白的锭子一点点胖起来。我的左手还继续生着风，怎么都收不回来。我的努力在姑姑眼里是徒劳的。她一边捂着嘴笑，一边端碗擦桌子。

她笑我，笑我的笨拙。我也笑她，但不知道笑她的什么。姑姑说她七岁就会纺纱了，小摇车比她人还高出一截。我不信，可我无法看到七岁时的姑姑纺纱的样子。于是，我只好信了。村里的姑姑们都会纺纱，有的是手把手教出来的，有的是自己看着看着，学会了。我想姑姑属于自己看着看着就会了的那种。我相信人只要长大了，没有做不成的事。我坐在门槛上时爱思考长大的问题，以为长大是一种能量。

宁绍平原一带种棉花，纺纱是一种生计。随便跑进哪家，那辆或搁起，或靠着墙壁的纺纱车肯定是家里最年长的。所以，纺纱车看起来也特别的老，木头褐沉沉的，并不光滑，似乎有什么东西跑进去，又有什么东西跑出来，一进一出便留下核桃样的褶子，仿佛那是它们的皱纹。

“纺纱车”这名字，听起来很诗意，其实跟“车”字没有多大的关系。一个轮子，一个手摇柄，再外加两根木条固定住，结构非常简单。轮子像一朵花瓣，特别惹眼。尤其转起来的时候，好看，也好玩。我趁奶奶不注意时，偷偷摇几下。小摇车没有嘤嘤嗡嗡，只是叽里咕噜。再摇，还是叽里咕噜，像

有人低声嘀咕，又像我穿母亲的套鞋时发出来的声音。

我当然不满足。于是摇得快一些，两只手一起摇。轮子呼呼响着，像是鼓起了腮帮子。木轮子此时消失了木性，摇身一变，成了一条绸带。再快，小摇车在空中变成一圈影子。但，我只能玩到这儿。奶奶不允许我这样玩她的小摇车。也怪，我每次玩过后，奶奶总会知道，虎着脸问我是不是玩过小摇车了。我还想撒谎，可一看奶奶的神色，知道撒谎没用。小摇车上没有纱锭，我无非摇了几下而已，奶奶却像孙悟空一样，一瞧就能辨出虚实来。

奶奶的棉花是一年年积攒下来的。队里分一些，自己种一点。棉花大多种在自留地里的边余角落。今年数株，明年也数株。奶奶烧饭时对棉花秆特别留心，秆上偶尔会残留一些棉花，有的指甲般大小，有的挂着一只干瘪的棉铃。有时还会有整朵棉花，那纯属是奢侈的意外。奶奶会把那些棉花收集起来，放进一个盒子里，几年下来倒也有几大捧。

有一年，家里突然晒了一大片棉花。奶奶殷勤地翻晒着它们，一天要翻数次，像服侍病人翻身。傍晚时装进麻袋，一袋袋扛进屋里，直挤得人在屋里转不过身来。奶奶的脸红彤彤的，洋溢着动人的笑容。但没几天，那些棉花消失了，它们都被父亲拉到了镇上。奶奶的脸上还是那么红彤彤。

脱籽后的棉花用一根长筷子裹起来，然后用圆木板在筷子上来回地轧。它们一个瘦长，一个胖圆，奶奶称它们为拖花杆和拖花板。抽出筷子，棉条就做成了。棉条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叫花锭。只是这个花只有白色，只有一瓣。但一瓣瓣叠上去，花锭就成了绽花。奶奶把绽花叠好，放进布袋子。每晚从里面取出二十根，在十五瓦的灯光下让小摇车轻轻哼唱。有时停电，奶奶就会取出一盏油灯，倒上小半碗的菜油，把灯芯捻到很细，在一圈微弱的灯晕里开始纺纱。

初中时曾有一篇课文，题目是“记一辆纺车”，好像还配有一张插图：大伙儿坐在蒲团上比赛纺纱，姿势也差不多：一只手转手柄，一只手举过肩膀，一条棉线斜斜地被抽出来。大家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课文中写到“纺

车是作为战斗的武器使用的”，念到这儿我很惭愧，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觉悟，我把它看成了自己的玩具。当老师领读到课文的最后“跟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课堂里的声音瞬时提高了八度，惊得窗外的数只麻雀从电线杆上飞得无影无踪。

奶奶的小摇车不温不火，轻轻哼着，嘤嘤嗡嗡，嘤嘤嗡嗡，一个转折，咕噜一声，再继续嘤嘤嗡嗡。我托着下巴，痴痴望着奶奶与小摇车。我猜想小摇车的嘴巴在哪里，那些嘤嘤嗡嗡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是棉花锭上，还是木辄里，抑或是奶奶嘴里哼出来的？我听着听着，瞌睡虫来了。

小摇车，是一种村庄里的动物，它跟狗的区别是：狗在村里乱窜，小摇车窝在家里，它不吃东西，而是玩棉花。恍惚中，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条鱼，在村庄里游来游去，小摇车在岸上，冲着我叫。

它是村庄里唯一不吃只玩的动物，乖乖的，不出院门。它玩出的线，转给织布机。

被织老了的布

现在,织土布成了景点的一个旅游观赏内容。一架织布机,一位老妪,吸引游客一拨一拨涌进简陋的小木屋。有人忍不住坐上,怯生生地织几下,也就那么几下,惹得一旁的老妪豁着嘴笑。只有我明白那笑的内容。

.....

奶奶从纺纱车下来,坐上了织布机。

奶奶两只脚搁在踏脚板上,一上一下,踩着;一把木梭在两只手中,一扔一接,织着。奶奶抓住刚推过去的挡板,拉到跟前,重重一撞,在“砰”的一声中把棉线紧紧压进布里。似乎,唯有这样,才能让织布机长了记性,老老实实听从奶奶安排的一个个动作。

奶奶的动作是重复的,右手推开挡板,右脚一踩,眼前的经线忽然张开了大嘴巴。奶奶左手中的梭顺势往嘴巴里送,嗖,梭拖着一根线,很快从嘴巴里钻出来,奶奶的右手轻巧地接住,左手赶紧把挡板抓过来,砰,经纬有方。奶奶手脚的左右是交替进行的,一点都不会出错。只有笨女人才会出错。

嗯,好像村庄里还没有那样的女人。

不知道是奶奶的织布机老了,还是织布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的声音从

织布机上传出来。有吱吱呀呀，有叽叽喳喳，也有砰砰啊啊，似乎织布机里藏着许多小动物。只要奶奶一织，那些动物就跑出来，但各说各，各吵各，谁也管不了谁。

不仅仅我们家有那么多声音，前院，后屋，包括隔壁，似乎都养了一大群动物。那些动物的叫声被奶奶一次次地织进布里，一次次地重复着。奶奶的织布声让村庄的夜晚变得更加幽静。

我躺在床上，感觉窗外的月光像水一样浸泡着我们的村庄。奶奶织布机里的小动物正欢快地奔跑在月光下，一会儿钻，一会儿挤，又一会儿叫，一会儿闹，玩得不亦乐乎。村庄成了一个森林，它们是村庄的主角，我们只是它们的配角。唧唧会叫的，是小松鼠，它正跟一只吱吱叫着的大老鼠吵嘴。啾啾啾啾的，那是鸟，可我想象不出来那是什么样的鸟，但一定是拖着长尾巴，有五彩缤纷的翅膀，会飞上枝头，还会闲庭信步。我津津有味地听着，数着，一只牛，两只羊，数只鸟……

我不得不承认，我小时候特别顽皮，还爱模仿大人的动作。我把模仿当成一种乐趣。我悄悄观察着大人的走路姿势，他们说话的腔调，还有他们劳动的细节，荷锄挑担的样子。没有人注意到我的模仿，这使我的模仿多了一分隐密。我之所以能不遗余力地描写出奶奶织布的样子，也是曾经的模仿踩实了我的记忆。

我当然不会满足只在夜晚听奶奶的织布声，我很想坐到织布机前，亲自指挥那些小动物，让它们吵得更欢。还没等我爬上织布机，早被奶奶拎了下来。她不准我碰织布机。

奶奶说，等我长大了，织布机就要交给我。在奶奶眼里，世上的女人都是要坐到织布机上的。母亲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印象中，母亲对奶奶织布是反感的。起初我并不明晓，后来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父亲跟母亲结婚时穿的是奶奶做的土布中山装，让她觉得很没面子。婚后，母亲掏空兜里所有的钱，给父亲扯了一套卡其布的中山装，硬是让父亲很隆重地去

了一趟外婆家。结果引起奶奶的不满。好在，她们很快分家了。

奶奶说她织的是土布，俗称老布。我摸摸，确实很老。那些细细白白的纱从小摇车下来，到织布机上时已经走过很多工序，细白棉纱在一道道程序中慢慢变老。只有它变老了，才能织出结实的布。奶奶是所有工序中的导演，当然又身兼数职，里里外外由她总调度。如果得到奶奶的允许，我还有一个跑龙套的角色：递递纱筵，拿拿杖。

奶奶把积累起来的纱调成束，然后把一束束纱染成不同的颜色，最多的当然是红、蓝、绿。染的过程中还要掺和进稀薄的米粥。有时，我望着黏稠的粥浆，心想这花花绿绿的棉纱真有意思，居然还喜欢喝粥。也许棉纱一喝下粥，就会老老实实在地调纱棚走到纱筵。

最复杂的莫过于经布了。这天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男的准备木桩、木凳、石头等物品，女人从架在屋梁的隔板上取下许多工具，如像一把超大型木梳的筴、各种大小不一的杖，还有筴帚、鱼管、油搭等。

父亲与二叔一个站在屋里，一个站在院子里，从两人站的位置依次敲下经布桩。这时奶奶隆重出场，她指挥着我、姑姑和母亲把各种颜色的纱筵，依据花纹的要求，在地上排好队。母亲尽管心里有疙瘩，但在这样的重大场合，她不得不参与进来。纱筵胖乎乎矮墩墩，睁着许多眼睛。我捧一只纱筵，姑姑拿五只纱筵，而母亲十个手指上挂十只。奶奶说，红的这儿，蓝的那儿。于是，红纱筵蓝纱筵乖乖站到自己的位置。

奶奶像指点江山一样，让纱筵有序地站好队形。奶奶又支使父亲倒放两条长凳，在凳脚上搁一条竹子做的经条。奶奶与姑姑、母亲把每个纱筵线头分别穿到经条眼里。由奶奶把穿过经条眼的纱线捏成一股，来回分别给两头挂桩的父亲与二叔。

奶奶穿梭在线条中，神情非常严肃，不允许我嬉笑，也不准我调皮，否则马上把我清场出来。于是，我不太喜欢经布，没有一丝声响，沉默中的动作总让人怀疑不真实，也不好玩。奶奶喜欢这样的场合，举手投足间散发

着某种优越感，所有人听从她的指点。她的脸绷得紧紧的，那些皱纹像一条条线，似乎是奶奶手上的棉线偷偷爬上去了。

“……上得坚，刷得光，经布经好上布机。上布机，上布机，黄杨梭子燕子飞，四页棕头上下动，毛竹撑杖寸寸移。”奶奶斗大字不识一个，但这首歌谣却唱得很好听。“上得坚”，织布的挡板“砰”的一下；“刷得光”，脚踏板“咿啊”一声；“经布经好上布机”，木梭拖着“嗖”的长音飞快地窜过来。奶奶用村里的土话唱的，歌词的音扁平化了，没有前鼻音后鼻音之分，也没有卷舌音，一律唇齿音，似乎这才是织布机的背景音乐。姑姑念了七年书，却不会唱。不会唱，也就不会织。我想是这样的吧。

奶奶辛辛苦苦织的土布大多藏进了箱子里。连同每晚我听的那些小动物叫声，和皎洁的月光、淅沥的雨声，全收纳起来去了箱子底。原因很简单，家里人不愿意穿，嫌土。裁缝也不愿意做，怕钝了剪刀、断了针。那架织布机慢慢从堂屋移到偏房，一年坏一样东西，有时脚板上的绳断了，有时挡板上的横木条朽了。刚开始，奶奶还会拿抹布去擦擦，后来没有了那个心情。我想，奶奶对家里人穿棉布、的确良、涤纶是不满意的，甚至有些敌意，所以，奶奶穿了一辈子的土布。不用裁缝给她做衣服，她自己裁，自己缝。十多年过去了，她的土布对襟衫除了颜色更土外，其余一点都没有变。

有一天，村里突然来了三个人，想收购几架织布机。奶奶问他们收购织布机干吗，他们回答县里准备建造一个老物件的博物馆。奶奶又问：博物馆是啥东西？会织布吗？他们哈哈大笑，说这个老阿嫂真幽默。奶奶对他们的笑是很不满意的，认为对着人张口大笑没教养。自然，奶奶也没把那架织布机卖给他们。

我出嫁的时候，奶奶送给我两床她织的土布，细条纹的。我舍不得使用，这两块布一直珍藏着，连同当时的一句谚语，“彭桥细布雪雪白”。

奶奶的土布如今成了“非遗”。母亲嗤之以鼻。她还是放不下那块心病。

哑巴叔的泥哨子

公园入口处有一个小摊,兜售一些小玩意儿。四岁的儿子看见了,怎么也不肯往前走,嚷着要过去。摊主是个中年人,用一口不地道的余姚话吆喝着,一看见小朋友过来,更加卖力地吆喝。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地的孩子一开始学说普通话,即使爷爷奶奶不会普通话,仍很努力地教着,音没念准,还乱改声,把去声念成平声,平声读成去声,一句话听起来像一锅夹生饭。虽然如此,做长辈的依然不遗余力地教孙子说普通话。倒是那些外地来的,勤奋地学当地土话。显然,他们想用方言的同化来谋取一份生计。爷爷奶奶教小孙子普通话,则是希望小孙子走向更远的地方。

摊主看见我儿子靠近他的摊位,殷勤地拿出一些小玩具。儿子东摸摸西摸摸,似乎没有了主见。摊主见状,掏出一把泥哨子,含在嘴里,一吹,“啾……”儿子挥舞着双手,想要泥哨子。

摊主讨好地递过来,儿子一接,往嘴巴里送。我一把夺了过去,说,这太脏了。儿子不理解泥哨子的卫生跟自己的关系,抬起头吵嚷着要泥哨子。我让儿子挑其他的玩具,儿子不愿意,坚持要那只泥哨子。我们母子僵持了许久,最后我妥协,给他买了。但有一个条件,回家后用酒精擦过才能

吹。儿子勉强同意。

回到家,我没有拿出泥哨子,希望儿子能忘记这件事。谁知,儿子玩了一会儿,记起了那只泥哨子。我没办法,只好找出酒精擦了又擦,还用冷却的开水清洗了一番。儿子早已等不及了,一直眼巴巴地瞧着我。待我认为已完成消毒程序,才把泥哨子给了他。儿子迫不及待,吹起了泥哨子,“啾……啾……”

看着儿子快乐地吹着泥哨子,我有些难过,因为我想起了一件跟泥哨子有关的往事。这件往事跟哑巴叔有关。

哑巴叔多大年纪、叫什么名字,估计只有四个人知道,他的父母、村里的会计和他自己。他的父母直接叫他哑巴,有时心情不好,“哑巴”喊得全村庄都听得见,唯独被叫的人没有听到。村里的会计年底填报数字时,哑巴叔才作为一个有名字的人出现在数据上面。他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他自己更没有感觉。他的名字永远藏在村里的户口册上,似乎有些奢侈。

我们小伙伴之间吵架最凶的时候,不是掐架,也不是骂,而是大喊对方父母的姓名。在我们眼里,没有比喊别人父母姓名更恶劣的事了。我们彼此捍卫着自己父母的姓名,却对别人父母的姓名十分感兴趣,那是一件秘密武器。一旦得知别人父母的姓名,我们的兴奋程度不亚于过年领压岁钱。有时,我们还会毫不羞耻地向别人透露与自己不要好的伙伴的父母是什么名字。但,永远不会有人捍卫哑巴叔的名字。

据说哑巴叔领来时健健康康的,否则谁会领养一个病孩儿。他被领养的第三年,他的养父母生下了自己的儿子。他在家里的境遇便慢慢差了下来。不久,他得了一场大病,养父母没有及时给他治疗,从此,他成了一个哑巴。

哑巴叔大多时候在看管他们家的自留地。他握一把扫帚。扫帚上面的细竹梢全掉光了,留下几根硬硬的竹梗,像一只肿胀的鸡爪子。一看到鸟,

他嘴里就发出一阵呜呜啊啊的声音,手里的扫帚左挥右舞,直到麻雀惊惶而逃。尽管他兢兢业业看守家园,但时常挨打,因为挨骂对他无效。养父倒不怎么打他,养母打起来可凶了,用棍子劈头盖脸地打过去。哑巴叔不会喊救命,只会呜呜啊啊,呜呜啊啊。

他养母是个能干的人,地里的活儿干得一点不亚于男人,锄地、施肥、挑担,干得既利索,又不打折扣。家里的活儿也样样做得漂亮,纺纱、织布、织毛衣,似乎什么都会。也许是因为自己能干,她对谁都要指手画脚、评头论足,自然她对哑巴叔是不可能有好脸色的。我们常常看到哑巴叔鼻青脸肿的,知道他又挨了打。哑巴叔一挨打,准饿肚子。养母用挨打与挨饿努力让哑巴叔长记性,不准偷懒,不准做坏饭菜。

我奶奶曾劝过哑巴叔的养母,孩子已经这样了,你就不要打他了,打他也没用。养母瞪起一双杏眼,说,干家嫂子,棒下出孝子,这是老话。奶奶见此情形,知道自己说不过她。奶奶能做的是剪下半张伤膏,趁他养母不在家的时候送过去,用手示意让他贴在里面,如果被养母看到了非骂个狗血喷头。

我们很害怕哑巴叔。虽然怕他是没有道理的,他既不会骂我们,也不会打我们,可看到他呜呜啊啊,我们就逃,比麻雀还惊惶。

尽管我们对哑巴叔心生惧意,然而我们还是会时不时地欺侮他。我们知道哑巴叔是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的,冲着他喊:哑巴哑巴,滴滴答答。我们一边喊,一边开心大笑。哑巴叔木然地看着我们。

后来村里来了一个卖泥哨子的老人。他拿起一只泥哨子向我们吹,兜售他的泥哨子。我们围着他,好奇地摸摸这个,拿拿那个,可我们没有钱买。我们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趁他不备,偷了几只泥哨子。我也偷了一只。待老人走后,我们炫耀地吹啊吹。我哥见了也想吹,我不肯,结果晚上他向父母告发了我。我被父亲痛打一顿,我不甘心,又检举了另外两个人,那两人也被他们父母结结实实打了一顿。我像示众